

悠悠心曲

汪燕燕

何处惹乡愁

传说陶渊明曾隐居过的徽州文化古村——黟口，在我梦中复制过不止一遍。梦里那座叫“蓝墙”的老房子，雕花的窗棂和精致的栏杆还有天井里那月光永远散发着琥珀般光泽的千年月光，常常发出不知今夕何夕。

几代人在“蓝墙”里出生、长大，所有“蓝墙”后人都从这座老房子走向外面的世界。那座座座老房子仍高高耸立，飞檐下方门楼上水磨青砖花边框内的砖雕图案，古拙雅致、精美绝伦。房内条条甬道通向正厅、书房、厢房、前院、后院、碾屋……风格各异的结构显示了祖先的智慧，如今老房子太老太老，好多年来住了，但每次进去，融在硕大的静谧里，昔日的欢声笑语、孩童鸣笛，尤其正月各房宾客轮番在客厅汇聚，把盏投箸声就在耳边回荡；还有左右手都能飞快地打算盘、能写一手蛟龙的字，摇头晃脑地用家乡土语读着泛黄古书的情景，梳着发髻不乱的发髻，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举止从容，都是落落大方时，堂奶奶好像随时都会推开哪扇门走出来。

仿佛时光倒流，那时大人们总有干不完的活，那时孩子们最开心的是捉迷藏，记忆中房子的

方见尽头放着老人的棺材，胆小的大不敢走近，顽皮的孩子吃准了这点，总躲在那里。还有打开客厅的边门，人走在上面嘎吱作响，想着听过的妖魔鬼怪故事，每次上去心都提到嗓子眼，楼上房与房之间的走廊通向紧闭着门的房间，魅惑而神秘。但透过楼上马头墙下的窗口，看见繁华的白云在天空游走，小时候的天空清碧蓝，天空下的村庄很安静很宽阔，马路两边的绿树将视线无限延伸，山岚、房屋、田野、庄稼、有人牵着牛走在田埂边悠闲自得，一时大半个村庄仿佛都在自己的视野里，成了原生态的“空中公园”。稍大些，从那个窗口正前方看到的那条窄窄的路出发，第一次乘汽车去县城，代表全校参加县城举办的作文竞赛，捧回了

奖品。后来被重点中学录取，再后来外出求学工作，离开了那座让我魂牵梦绕的老房子，“蓝墙”成了我永远的乡愁。

小时候老房子周围很空旷，马路也很窄，路两边都是稻田，房子不多，后门的水塘常年碧波荡漾，村里的女人会拎着绿菜或者衣物沿着塘埂走到塘边清洗。淡笑声、捶衣声中一圈圈涟漪荡开去。依着塘堤有条小溪清澈见底，山岚、房屋、田野、庄稼、有人牵着牛走在田埂边悠闲自得，一时大半个村庄仿佛都在自己的视野里，成了原生态的“空中公园”。稍大些，从那个窗口正前方看到的

不知道从哪开来？又要去何方？或许小小的心房会有个美好的梦想，随着汽车驶向远方。

好多个天晴或者下雨的日子，沿着前门窄窄的小径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小学在老街，沿街一路店铺，那条街当时是港口最繁华的地段，一直到脾楼下。五年级时开始上晚自习，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一段庄稼地和一片柿树园，再经过一条幽深神秘的小巷，沿路房子不多，又没有电灯，白天不怎么远的路晚间显得曲折绵长许多，庄稼地里传来不知名的虫鸣的声音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万籁俱寂，整个乡村的夜晚是静谧的。

上学途经的那片柿树园，叶子由青转黄再转红，开盛了我整个童年。最迷人的是深秋，树枝上拥挤挨挨的柿子饱足了季节的营养，实实红红的饱满起来，也引来村里顽皮馋嘴的孩子，胆大的孩子头在同伴的帮扶下准备爬树时，一个头发雪白、在脑后缩个髻、看不出年龄的老奶奶，手举大扫把跃出拦路跑，孩子作鸟兽散，每次孩子们都被老奶奶飘起来的白发、脸上刀刻般的纹路，还有手里的大扫把吓倒，但那大扫把却从没真正落到哪个孩子身上过。我们只知道村里人人都叫她元吉嫂，年轻人叫她元吉姆。听人说老人命运多舛，新婚不久，她丈夫在耕田时，被抓壮丁，还是新地里传来的不知名的虫鸣声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万籁俱寂，整个乡村的夜晚是静谧的。

元吉姆没有孩子，没有丈夫，崎岖难走的人生路，都化作了她脸上一条条深深的纹路，村里人见她可怜，将看护柿树园这样的轻松活让她做，一次母亲和我路过她家时，她正坐在门口剥豆子，

花落，几十个春秋，她活成了柿树园中望眼欲穿、傲然挺立的早木。道阻艰难，她的视线早已望成了一条路了吧？直到她寿终正寝，她的丈夫一直没有回来和她团聚，元吉姆带着一辈子的等待和遗憾消生在港口人的视野里，岁月更替，连同那个古老的传说渐渐消失的还有很多港口的古老存在，窄窄的路消失了，还有港口老街早年的繁华热闹，取而代之的是宽阔平坦的公路，公路两边高高的新式楼房、整齐茂盛的景观树、鳞次栉比的客栈和农家乐，205国道穿村而过，迎来送往天下八方来客，乡村振兴让古镇成了独具魅力的休闲养生让渡口，一些老房子、古民居、古建筑、古街巷都“活”了起来，成了通向世界的文化背景，无数像元吉姆一样渴望骨肉团聚的呼声早已随着春风飘到海峡那边。感性的我总幻想，元吉姆的丈夫或许已在海峡那边结婚生子，不久的将来，他的后人会带着孩子一辈子的夙愿，带着绵长的乡愁，沿着祖国两岸统一的路回到人文璀璨的家乡，来到元吉姆的墓前告慰先人。

家乡一直在那里，等待她的游子归来。

方佳林

记住那一瞬间的璀璨

朋友来电，说是儿子媳妇的情感又一次出现危机，还说是无论如何“挽回”去一次。关于家庭与婚姻，我写过一些文章在报上发过，可是那是自己的见解。我在一篇文章中还特意强调过，世界上许多领域的知识都有前赴后继的传承，唯有爱情婚姻这个课题，别人的领悟，可能能为人所用。朋友却固执以为我是这方面的“高人”，还上次就是让我“点拨”，小家庭才稳下来的。其实，那次我只是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象。你在这方面是行家，帮个忙。我说，小夫妻要摩擦，长辈不要掺和。让他们自生自灭，孩子也让他们自己带，孩子的抚养，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会教他们怎样过日子。朋友说早分门立户了。

闲散之人无“挽回”可言，权当串门子。

小伙子先前的帅气昂扬已为怒气所取代，边诉边气呼呼挥着手臂：真是不可理喻！我力求一个丈夫的责任，也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可她对我的主张横挑鼻子竖挑眼。我问她这样做到底错在哪，她却回我“你到底爱不爱我？要是不爱了，就直说！”你听听，扯蛋嘛！

那么温顺，说话小心，笑容安静，岂料这般好强、刚烈！小伙子见我沉默，反倒宽慰我说，方叔让您为难了，放心，以后不再发生，说穿了，就是争宠，家庭这块领地的统治权，就让她统治好了。我说，夫妻间产生的矛盾别入不便插手。“敬如宾、举案齐眉”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退一步说，她嫁来你家，只能你做出忍让和牺牲。小伙子回答得挺干脆：也好，落得清闲。

家庭了，有孩子了，跟我充起“单纯”来了！是的，他够单纯的，单纯得只会朝九晚五拿那点死工资，单纯得按下一动，看看，单纯得只会玩他的手机！看看，单纯得不是买了房子又买起了车，出行一人一辆，“娶乘油罐车，即骑青驴马”……她越说越气：只有我家，死死不活在苦熬……这种日子没法过了！

帆过尽的中年也罢，只要发生，都成了等待历练的学习者，我又能说什么呢？我能说的是，当初两人情感的碰撞，如空中烟花轰然炸开。我相信，即使在仍然愿意相信，但我更相信那是瞬间的璀璨，接下来，是漫漫岁月里的呵护与相守。我要说的那一瞬间的璀璨，伊甸园只能出现在相恋，一脚走进油盐酱醋，便是浓浓烟火气的剥蚀，内心支离破碎的挣扎难免。就算此后无爱无恨，仍会有焰火腾飞，带着伊甸园的记忆，仍能感觉到那种极致的炫美。

老车轮

安宁 文/图



“快去看看，我捡到一个宝贝！”

“哪里？”

“阳台上。”

这间屋一共有三个阳台，正准备开口问在哪个阳台，脚却直接跑到书房的阳台，来不及想他捡来什么宝贝。但既是宝贝，惊喜总在不经意间。眼前一颗晶莹剔透，外表看上去已腐朽的独轮车车轴，歪倒在阳台拐角。想当初，它可是在生活中起过主要作用的主要通用工具，不时出现在乡间小道上，像个独轮车一样当过婚车，接过新娘。而一些表现解放军的人，蹲在阳台上，用一个下午时间冲洗，一如我们儿时在新安江洗涮木制锅盖，太阳一晒，木头发出的光泽，捡回家的人虽然小腿肚抽筋，腰也累疼，却像完成一件具有使命感的大事，心里的阵阵满足都写在了脸上。

凡人故事

蒋波

乡村木匠

木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还是很吃香的，在乡下，男孩子不爱读书或者根本不是读书的料，老人们便想让他学一门不太累的手艺，有很多选择学习木匠做家具，有了一技之长，在村里很吃得开呢！

我的大爷爷便是个木匠，曾经在木匠坊学艺，学成后便回到了农村老家，还收了几个年轻的徒弟呢！大爷爷木匠精，手艺好，经常带着几个徒弟给人干活。彼时，农村人做家具很多都是自己买好了木料，找木匠去家里做，中午一般是管饭的，饭桌还很不错。大爷爷做木匠，电视橱，衣橱，八仙桌、写字台、椅子等许多多家具，有的人家新盖好了房子，请大爷爷去做的门和窗棂，也是请大爷爷做的。好酒好烟好饭招待着，工钱也不少，大爷爷实在，做活精细，从来不会偷工减料，所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活儿不是太累，收入还不错，大爷爷凭着精湛的手艺，很快便富了起来。

很多的桌椅板凳呢！后来，大爷爷在村里自立门户，不出门去做和到集市去卖了，因为有了名气，本村和附近村庄的人都到家里定做，特别是要结婚的，老人们定会定下许多家具。大爷爷是木工巧匠，各种尺寸的电视橱还配上雕花，特别耐看，很受青睐。很多家具的用料，小木块刨花木屑等用来烧大锅，送给周围的邻居。



那是一个圆形的大玻璃罐。玻璃并非常见的平滑通透，一眼就能瞥见存放物品的纹理。它是一片片亮晶晶的菱形大集合，凹凸有致。里面的物品自然也就参差不齐，朦朦胧胧。密集精致的菱形线条，在浮动的光影里生出些许俊朗，玻璃罐呈现出水晶冰山的油画气韵，空乏枯燥的房间因此灵动活了起来。罐身的像一簇冲天大圣定住。哥哥们玩起了接力赛，抬起手来嘲笑：看哦，看哦，好吃佬唉，好吃佬。哼，小辫子一甩，一扭头，我才不要与他们争辩。玻璃罐是油画，这是一个秘密。贴墙靠窗

卷，迫不及待，灵活又慢条斯理地一圈一圈地绕。有几回，我发现爸爸居然抱着我，往嘴里送我糖，我急了：爸爸，你在偷吃啊！“你这个小子，爸爸哈哈大笑，当然爸爸从来只是做做样子。

再后来，五斗橱里陆续变出金丝猴糖、麦乳精、真空包装的小袋一一个小袋连在一起，装着冰糖的小橱上面亦是那一只，蜂蜜的冰糖的大的玻璃罐。爸爸没察觉我已偷偷背弃了它，他跟往常一样再次夹起冰糖时，我的头摇得看似淡定。慢慢吧，我正眼都不看它了，妈妈甚至提出要不要把玻

爸爸的冰糖罐

苏米

璃罐挪走。市面上的零食糕点，日益疲沓。爸爸也会尝尝，但乐趣不在品尝的，只有这些，有棱有角大小不一的冰糖。那个大大的玻璃罐也始终在五斗橱上独霸一方。多星期后回到家。

自始至终，妈妈精心挑选的，那只漂亮的花瓶，爸爸完全无视。冰糖罐神清气爽，又回到了昔日的模样和功用。类的五斗橱今天还在，贴墙靠窗。那个大大的玻璃罐自爸爸查出血糖过高后，便失去踪迹，杳无音信。我曾梦见它神气活现，又跑进我的童年，装着满满的冰糖在五斗橱上趾高气扬。

但我知道，它属于爸爸。那个爸爸的身边，陪着爸爸打着长长的呼噜，安祥地在青藤下装着一瓶又一瓶的往日时光。

时代变迁，渐渐的，家具店多了起来，做家具的人慢慢漂亮了，大爷爷做家具的人慢慢少了。现在，大爷爷也老了，做做点小玩意解解闷了。

乡村木匠，曾经走进东家串西家，曾经做单一耐用的木质家具，曾经很受欢迎，但是，随着家具店越来越多，木匠生产精美的新式家具，靠手艺吃饭的木匠渐渐退出农村的舞台，年轻人，也不会去学木匠了。现在，在那么多农村老人家的家中都能看到以前手工做的经久耐用的木制家具，想到活跃在无论的何地，木匠，曾经活跃在无论的何地，给人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那是多来木匠，电视橱，衣橱，八仙桌、写字台、椅子等许多多家具，有的人家新盖好了房子，请大爷爷去做的门和窗棂，也是请大爷爷做的。好酒好烟好饭招待着，工钱也不少，大爷爷实在，做活精细，从来不会偷工减料，所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活儿不是太累，收入还不错，大爷爷凭着精湛的手艺，很快便富了起来。

那是一个圆形的大玻璃罐。玻璃并非常见的平滑通透，一眼就能瞥见存放物品的纹理。它是一片片亮晶晶的菱形大集合，凹凸有致。里面的物品自然也就参差不齐，朦朦胧胧。密集精致的菱形线条，在浮动的光影里生出些许俊朗，玻璃罐呈现出水晶冰山的油画气韵，空乏枯燥的房间因此灵动活了起来。罐身的像一簇冲天大圣定住。哥哥们玩起了接力赛，抬起手来嘲笑：看哦，看哦，好吃佬唉，好吃佬。哼，小辫子一甩，一扭头，我才不要与他们争辩。玻璃罐是油画，这是一个秘密。贴墙靠窗

璃罐挪走。市面上的零食糕点，日益疲沓。爸爸也会尝尝，但乐趣不在品尝的，只有这些，有棱有角大小不一的冰糖。那个大大的玻璃罐也始终在五斗橱上独霸一方。多星期后回到家。

自始至终，妈妈精心挑选的，那只漂亮的花瓶，爸爸完全无视。冰糖罐神清气爽，又回到了昔日模样和功用。类的五斗橱今天还在，贴墙靠窗。那个大大的玻璃罐自爸爸查出血糖过高后，便失去踪迹，杳无音信。我曾梦见它神气活现，又跑进我的童年，装着满满的冰糖在五斗橱上趾高气扬。

但我知道，它属于爸爸。那个爸爸的身边，陪着爸爸打着长长的呼噜，安祥地在青藤下装着一瓶又一瓶的往日时光。

璃罐挪走。市面上的零食糕点，日益疲沓。爸爸也会尝尝，但乐趣不在品尝的，只有这些，有棱有角大小不一的冰糖。那个大大的玻璃罐也始终在五斗橱上独霸一方。多星期后回到家。

自始至终，妈妈精心挑选的，那只漂亮的花瓶，爸爸完全无视。冰糖罐神清气爽，又回到了昔日模样和功用。类的五斗橱今天还在，贴墙靠窗。那个大大的玻璃罐自爸爸查出血糖过高后，便失去踪迹，杳无音信。我曾梦见它神气活现，又跑进我的童年，装着满满的冰糖在五斗橱上趾高气扬。

但我知道，它属于爸爸。那个爸爸的身边，陪着爸爸打着长长的呼噜，安祥地在青藤下装着一瓶又一瓶的往日时光。